

謹以此文獻給恩師錢化鵬

醫治民族心靈的良藥

——邏輯、智慧、勇氣

前言

常常聽人提起，大致所言不差，台灣人是非混淆、思想僵硬、而且怕死。這方面的實例，俯拾即是，相信每位台灣人都親身體驗過，小至家庭和朋友之間人際的恩怨，進而台灣人社團內外的紛爭，至於社會活動與政治運作的混亂，凡此種種因不在本文論說之內，不加贅述。這些在李喬《台灣人的醜陋面》所列述的醜陋性格中，甚少觸及，其弊害之深，並不稍遜。陳永興在其言論集《拯救台灣人的心靈》，強調台灣人心靈的病根，在於自我壓抑和人格扭曲，他推動「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」，幫助許多台灣人走出歷史的陰影，使他們受創的心靈得以療治，對上述三項，他亦談得很少。

大凡一個民族性格的形成，淵源有自。綜觀台灣四百年

史，我們的祖先，挾帶中國文化的優劣性格遷台，歷經無政府時期的移民墾荒、荷蘭殖民統治的壓搾剝削、明鄭的落難棲居、滿清兩百餘年的棄民政策、日據時代掠奪歧視的警察管制，有以致之；近焉而甚者，國民黨政權以「政治神話」和「愚民政策」搞得台灣烏煙瘴氣，尤其恐怖的二二七屠殺事件，令民心爲之震懾畏縮，僵化的教條式、填鴨式教育，使思想爲之窒錮死板，諸般劣根性於焉塑成。吾人深受其害而不自知，近年經濟起飛，門戶開放，東西交流，旅遊通暢，與別人較量之下，察知自己短拙之處，亟須及時補救改正，否則何以造就富強康樂之國？躋身世界第一流文明的行列？

筆者學醫，非文史專業，亦無哲學政治的訓練，闡述淺見，力有不逮，開出「邏輯學」、「智慧學」、「勇氣學」三項處方，或有針砭之效，不揣獻曝，庶幾拋磚引玉而已。邏輯學的中外著述甚多，本文從簡。智慧學和勇氣學則鮮有提倡，亦無專書，在此試著以文學和歷史的事例申述之，言簡意賅，貴能觸類旁通，聞而思、思而學、學而辨、辨而行、行而篤，自我發揮，進而推及國家社會。

邏輯學

邏輯學在於明是非、辨真偽、分條理、解紛雜；用於人際社團有公理可依，用於國家社會有法治可循。可惜這項做人的基本原則，不但在小學、中學甚至大學的教育中，付諸

闕如，而且備受古舊傳統和政治教條所障蔽和扭曲，於是表現於言辭則是非不明、理路不清，於人際關係則意氣用事、強詞奪理，往往不能就事論事，而流於人身攻擊，社會擾擾攘攘，國家法治不張，上樑不正下樑歪，地基不穩天亦塌。如何加強邏輯教育，使每位國民懂得明辨是非曲直、真假對錯，是刻不容緩的事。

智慧學

智慧學在於開竅、死書活讀、憑據論斷、思維有序而且創新，不為教條所蔽，不為宣傳所惑。於個人不致道聽途說、訛傳誤信，而能把握事物的真髓，層次分明，並且有所創見；於群體則集智無妄、循理不紊，可以消除愚昧，打破迷信，文化得以暢通滋長，生生不息。

禪家有悟道之說，醫家有通經之說，儒家有開竅之說，開竅為思考蔽塞之時，豁然貫通之謂。歷代詩詞中之警句，富於啟發，頗有揭開智慧之門的功效。例如李後主的「一曲清歌，暫引櫻桃破」，一個「破」字道出神韻。高觀國的「檐外蛛絲網落花，也要留春住」，寫惜春依依。佚名的「喚半規明月，掛在疏簾等」，抒殷殷等待的心情。吳文英的「山色難題，樓前有鴈斜書」，山景之美躍然紙上。張炎的「寫不成書，祇寄得，相思一點」，以孤鴈訴離群的愁苦。與這有異曲同工之妙的，見諸卅餘年前吾師錢化鵬受託題畫，他說：「試作八駿題

之，何如?」，在座朋友皆相與搖頭否定，蓋因畫面僅祇一匹回頭馬故也，詩曰：「勁挺空群居第一，回頭不見弟兄七，自馱穆滿去西池，笑傲塵寰亡駕術。」，他果然將單薄一馬寫成八駿之雄，帶寶物給天母娘娘，獨自完成任務，而把其餘七駿拋在煙塵飛揚的跟後，妙哉！李商隱的詩以隱秘晦澀著稱，有時流於落魄傷神，一句「夕陽無限好，祇是近黃昏」，徒顯頹廢消沈，不如改為「夕陽近黃昏，祇是無限好」，氣勢壯闊，光景自是不同。

我們對事物的看法，可以從不同角度著眼，不必囿於一端，訣竅之處但憑慧心。茲舉四例：

一、清桐城張英、張廷玉父子宰相，張英薨，奉旨覓地安葬，納一堪輿師言，選擇縣中古刹老庵基以營佳城，該刹老衲聞而驚慌，求救於訟師，訟師以宰相權極人臣，兼又奉朝命行事，輕意告狀，衙門不敢受理，便寫四句白話詩，叮囑以木牌張貼肩於背上喊街，果然發生奇效，相府立即打消拆廟塋葬之念。其詩曰：「桐城有座老庵基，相傳能出天子地，當今宰相要葬墳，不知起的是何意？」

二、某新科武狀元，為顯耀門庭，騎馬遊街，闖死一寡婦的獨生子，案不得直，某訟師路見不平，代為撰狀上控，終於平反。其狀的要旨為：「狀元雖貴三年有，寡婦無兒一世孤」。人道畢竟貴於權勢！

三、明朝陳白沙路過崖山，見一勒石大書：「張弘範滅宋

於此」，乃命匠人在張字上面勒一「宋」字，便成爲「宋張弘範滅宋於此」，一字豎綱常。近年海外台人因「黑名單」而喧騰抗爭，「台人不准回台」，於情於理已夠諷刺，類此加上兩字，寫成「愛台台人不准回台」，更符事實，立此惡法者，得不有愧乎？

四、民國初年，以長於作翻案文章見稱的陸海珊，用反絃法題昭君出塞圖，讀者果能瞭解故事始末，當會拍案頷首。「琵琶一曲，青塚千秋，人爲卿悲，僕反爲卿喜！即使榮膺天寵，亦祇終老宮幃，（與其寂寞漢宮，承恩無日），曷若出雁門而北去，視巾幗充和戎之選，足令鬚眉男子，對之有愧色哉？畫圖省識春風面，環佩空歸月夜魂，卿之能動人青睞者，全仗此一行耳，毛延壽之毀卿容，其殆卿之知己乎！」

讀書行事以考據爲貴，缺乏根據，非但等於零，而且甚於零，等於零爲一無所知，無以置可否，甚於零爲強不知以爲知，以訛傳訛，自誤誤人，茲舉三例：

一、秦檜陷害岳飛父子，時至今日，仍爲一般人所認定，其實並非如此，遠在南宋後期，文天祥便已明白道破，祇可惜人們見聞未逮，文天祥的說法，倒不是爲秦檜脫罪，而是說秦檜沒有足夠權勢，能直接置岳飛於死地，而是被宋高宗利用爲借刀殺人的工具。秦檜召還岳飛，一日發出十二道金牌，依照宋史輿服志，金牌由內務省發遣，宰相要發遣金牌，非經高宗諭允不可，何況一日之間連發十二道乎？如果說秦

檜的權勢足以操縱金牌，其受害者又不祇岳飛父子，連高宗都自身難保，實則殺岳飛者為高宗，而非秦檜，高宗為貪圖皇位，不得不殺岳飛，因為岳飛不死，勢必大破金人，迎還徽欽二宗，屆時非讓出皇位不可。這樁史實，明載於文天祥所填的詞〈滿江紅〉。宋高宗祇顧私利，不管國家安危，為保皇位而誤國，遺害天下蒼生，吾人崇拜岳飛「精忠報國」，更應鄙棄君王濫殺忠良之惡。

二、南明史可法，原為一懦弱書生，祇因不介入派系之爭，人緣極好，兼握兵部尚書大權，聲望之隆，權勢之高，正可以放手作為，可惜率爾擁立愚不可及的福王，任令小人攬權作奸犯科，無以號召其他護國忠臣；據守揚州將近一年，未曾增強防衛，足見胸無成竹，了無經邦濟世之長，及至大勢已去，遂抱定一死。有可為而不為，當作而不敢作，未至死而求死，徒以愚忠博取虛名，其對國是貢獻何在？對後世楷模又何在？假使人人都類他，皆坐以待斃而卸責任，則救國救民的工作，豈不空空如也？何人稀罕這種昧於大體的懦夫？後世疏於思考，推崇為民族英雄，這種無意義的歌頌，自己被愚而又愚人。

三、吳鳳在台灣是家喻戶曉的人物，一直被尊為「殺身成仁」、「捨生取義」的「仁聖」，近年考證的結果，吳鳳的所謂英雄事蹟，原來是日本人憑空編造出來，以便利其帝國主義的征服與統治，國民黨政府亦樂於沿用，奉祀之外，並載之於

中學教科書，廣為傳揚。無怪乎嘉義的吳鳳銅像被原住民摧毀，吳鳳神話終被拆穿，曹族百年來的冤情得以洗清。在歷史的公論下，政治神話終必破滅。

思維的方法，除了以邏輯分辨是非曲直、真偽對錯之外，也牽涉到層次和次序，包括題解與解題、本末、主客、正反、大小、內外、輕重、深淺、先後、進退、明暗、優劣、主觀與客觀、具體與抽象、演繹與歸納、戰略與戰術，等等相對性、衡量性的思考。凡事仔細斟酌，釐清理路，便是智慧的根本。例如「雞生蛋」，生蛋的過程為「題解」，雞何時生蛋？生多少蛋？蛋的大小品質如何？怎樣增加產量？則屬於「解題」了。再以醫學一例說明之：「醫師醫治肝癌病人」，「題解」便是探詢病情，診斷病症，對症下藥，並觀其後效，亦即內外科份內的事；「解題」便是研探肝癌的成因與病理，患病的人數與分佈，致癌物質與預防，治癌方法的探討等，屬於公共衛生、病理和藥物研究的範疇。這兩者也相當於「大小」（大處著眼，小處著手），以及「演繹與歸納」之理。「主觀」的症狀指病人所罹患的病情，「客觀」的症狀指檢驗的發現。病人表現在外的病態為「明」，隱伏的病徵或可能的併發症為「暗」。治病救命為「本」為「主」，住院諸事為「末」為「客」。照護病人屬於「內」，應對家屬屬於「外」。病人身體的病痛為「具體」，其連帶引發的思緒變化和心理創傷為「抽象」。診治的計畫方針為「戰略」，手段細節為「戰術」。診斷時有「先後」、「進退」

的次序，治療時有「輕重」、「深淺」的步驟。在斟酌「優劣」之間有「正反」的分別。思想這般緻密有序，鉅細無遺，真理雖不中亦不遠矣！

以上試就文學的開竅、論斷的靈敏、事物的考據和思維的方法四方面介紹智慧學，僅及皮毛，至盼高明人士，續其全貌。

人除非白癡，任誰都有高低不同的智慧孕育著，智慧可否提前發揮或發揚光大？依照現今科技培養各種動植物壯大與早熟的成果，其答案是可能的。祇以啓示智慧的題材異常匱乏，一般人鮮有機會習之，甚為可惜，吾人追求民族心靈的改造和文化素質的提高，倡導智慧學，當有立竿見影之效。

勇氣學

勇氣學在於冒險犯難，為真理、公義、仁愛、人權，盡心盡力，不憚於艱苦，不屈於強權，甚至赴湯蹈火，鞠躬盡瘁。於個人則把持原則、擇善固執，祛除恐懼、自卑、憂鬱、頹廢，挑戰邪惡、不義、野蠻、暴力；於社會則打倒強暴與腐敗，維護公德與正義，提升文明的層次，締造人類的福祉。

我們台灣人，忍讓謙恭有餘，冒險犯難不足，不復先民「筮路藍縷，以啓山林」的拓荒精神，試問我們出了幾個人物——像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、首次航繞地球的麥哲倫、征服北極的比爾瑞？教導小孩以乖順聽話為要，不准異議，不准

探新，更甬談冒險了。遇有爭執，總以忍讓為美德，最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不管對錯，祇求息事寧人。或遭欺侮，藉口古訓「柔弱生之徒」（實則柔弱偷生之徒）、「退一步海闊天空」（實則進一步海闊天空），往往退縮苟活，不敢據理力爭，顯得怯懦畏葸。我們的教科書裡，幾曾獎勵探險精神？講述壯勇事蹟？至多止於荆軻的匹夫之勇、文天祥的忠君成仁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為國捐軀、太原五百完人為黨殉難等等，超越不出保家衛國、忠君為黨的框框。翻遍四書，言勇之處亦寥寥可數：「見義不為無勇也」（論語為政篇），「勇者不懼」（論語子罕篇），「仁者必有勇」（論語憲問篇），「殺身成仁」（論語衛靈公篇）；孟子在〈公孫丑篇〉談養勇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，在〈滕文公篇〉談大丈夫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；指的是為仁義道德而勇往不懼的精神，祇以語義籠統不著邊際，究竟發揮了多少教誨的實效？台人的英勇事蹟，所在多有，可惜疏於發揚。

職是之故，形成了「怕死」的民族性。吾人要革除社會的弊病，端正文明的航向，創造大格局的文化，造福全民，乃有積極提倡勇氣學的必要，茲簡述古今內外勇者數例，做為引子，期能引出後續更多。

中國歷史上的勇者，早期有荆軻。荆軻乃戰國時代衛人，

好讀書、喜擊劍，熱誠報效衛國，不為衛元君所用，便周遊列國，廣交諸侯，得識燕太子丹，燕太子被秦羈為人質時受秦王欺侮，一心想報復，加以秦國取韓伐楚日漸強大，燕為小國，隨時有覆亡之虞，亟思滅秦。燕太子先找燕國處士田光商議，田光年老力衰，推薦荆軻，太子囑咐田光保密，傷了田光的自尊心，田光因而自殺表明心跡。荆軻備受太子的禮遇，為報知遇之恩，答應助燕，獻計弑秦王，說服逃在燕國的秦將樊於期自刎，取得其首級，連同金銀財寶和燕國地圖，做為晉見秦王的厚禮，並在地圖內暗藏淬毒匕首，偕燕國勇士秦舞陽往謁秦王，臨行至易水，好友高漸離擊筑送別，荆軻歌曰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，一時豪邁萬千，意氣激昂，結果在秦廷刺秦王，功敗垂成，當場被斬。六年後，高漸離亦設法到秦廷行刺不成而被殺。彼荆軻、田光、樊於期和高漸離，血氣剛強，悲壯犧牲，祇為恩仇，誠匹夫之勇也，而千古傳誦之。倒不如韓國志士安重根，痛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踐踏，決心為民除害，刺死明治維新的首相伊藤博文，而壯烈成仁。台灣原住民在「霧社事件」中的英勇抗日事蹟，可以媲美。台灣志士鄭自才、黃文雄，一九七〇年在紐約槍殺蔣經國未遂，自亦不相上下。

二

文天祥的事略，眾所熟悉，他在宋亡後被囚三年，堅不

屈降，寫〈正氣歌〉表明志節，終於「殺身成仁」「捨生取義」，留下忠貞的典範。後世有明末沈百五，拒不降清，慷慨就義，其部眾五百人，同日自盡；太原五百完人，拒不降共，集體自殺，前後輝映。他們忠於黨國，寧死不事二主，倒不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，為驅逐異族、推翻專制、開創共和、建立民國而拋頭顱、灑熱血；而天安門前大學生，為打倒貪污腐敗、爭取民主自由而獻出生命，在理念的層次上又高出很多。台灣的民主鬥士，前仆後繼，死傷無數，足可等量齊觀。

三

五百年前，西歐的天主教極其腐敗，馬丁路德登高一呼，造成宗教革命，改變了人類的歷史。當時羅馬教廷以獨裁手段，強制執行不合民情的法令，破壞地域風俗，神職人員對教徒多方詐取，財富盡歸羅馬，弄得遍地饑荒、疫病、戰亂，民不聊生，有如世界末日。教徒必須假手神父，藉修道、祈禱、禁食、守夜、施捨、朝聖、鞭身、苦行以贖罪，而教廷為了建造聖彼得大教堂，並維持其財勢，竟然發行赦罪券，令捐錢廿銀元，不必修道苦行便得贖罪，甚至可以代先人贖罪，斂財之惡劣，莫此為甚。在馬丁路德之前，有Jan Hus因指責神職人員為非作歹而遭火刑，Savonarola因反對教廷的惡行與弗洛倫斯的奢侈而被吊死，反暴政者死路一條。

一四八三年馬丁路德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的Eisleben

(今東德境內)，父親由礦工起家，以血汗錢供他受良好的教育，期望他唸法律做官，他唸完碩士，因遭電殛未死，澈悟過來，敢於違逆父意入神學院，當了神學教授和神父，謹守教規，勤讀聖經，從〈羅馬書〉「因信稱義」領悟出救贖乃來自上帝的恩賜，不必假手神職；他也看見許多不合教義的弊端，對教廷的敗壞甚為痛心，爲了真理，爲了拯救被欺壓的教徒，他奮不顧身，向權勢極於天的教廷和極於地的神聖羅馬帝國挑戰，於一五一七年十月卅日發表九十五條訴狀，張貼於Wittenberg大教堂門上，痛斥教會的腐化和赦罪券的不當，指教皇爲「反基督」，提倡聖經平民化，神人直接交通，贖罪來自聖經、恩賜和信仰，信仰與社會公義並稱，神父可以結婚，並替Hus平反等。這份濁世中的清音，因印刷術的發達，立即廣爲流傳，各地響應，他亦親自把希臘文聖經譯成德文，並致力寫作，宣揚新教。一五一九年他被提審時，面對大主教和神學教授，據理雄辯十一天，斷不屈服，主教揚言三週內燒死他，因微妙的政治關係，獲得保護，倖免於難。三年後教皇迫令國王辦他，他在王公、貴族、主教、法學家、社會顯貴和庶民之前受審，因無愧於聖經和公理，拒不反悔，致被通緝並逐出教會。他維護真理、不畏權威的壯舉，打開了日後西歐以至於全世界追求人權自由的大門；他的宗教改革，創立了新教，解放了多少生靈，也促成天主教本身的革新。這兩者對人類文明的貢獻，至深且鉅。

在台灣，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、魏廷朝共同發布〈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〉，以及一九七一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〈討國是的聲明與建議〉，接著一九七五年〈我們的呼籲〉和一九七七年〈人權宣言〉，適時喊出人民心聲的膽識與勇氣，差可比擬。

四

印度聖雄甘地，即具有非凡的膽識與勇氣，年輕時已見端倪，一八九三年他在南非搭乘火車，被攆出頭等車廂，親嚐種族歧視的況味，他見當地印度人備受白人欺侮，心生不平，便挺身而出，率領印度人燒毀限制人身自由的通行證，公然違抗不平等的法規，而遭警察毒打並被囚禁，他以和平不抵抗的方式，爭平等、反歧視，遂名揚全球。一九一五年他榮歸印度，不作興空洞的政治口號，不屑與權貴為伍，寧願深入貧苦大眾，體驗民間疾苦。他斥責英人的剝削，喚醒印度人的民族意識，提出非暴力的不合作主義，戮力於印度的獨立自主，幾次坐牢，面對大英帝國凌人的威勢，皆能義正詞嚴，百折不撓，置生死於度外，毫不畏懼，正如孟子所說：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！」，結果帶動億萬人民，驅逐英人，一九四八年他被暗殺時，印度已然獨立，世世代代蒙其恩澤，他以和平消弭暴力，以人權推翻強權，他的智慧、膽識、毅力和勇氣，成爲人類良心的表徵，也將廿世紀文明

推向更高境界。

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，受甘地的感召，以和平的抗爭推動風潮，畢生為消除種族歧視、保障人權、建立公平理性的社會而努力，他冒著隨時被打、被關、被辱、被殺的危險，勇往直前，終於解脫了黑人不平等的枷鎖，照亮了白人的良知，也替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點燃了希望之火，雖不幸被刺身死，他無比的勇氣與偉大的貢獻，萬世不朽。

台灣亦不乏其人，前輩如蔣渭水、楊逵等為台人的平等與權益而奔走，當代如陳永興、洪奇昌等謀求人民的福利、力爭社會的公義，皆有勇者之風；其他有名無名的大小人物，不勝枚舉，亦在勇者之列。他們為公益而奮鬥，為大我而犧牲，事不分鉅細，都值得我們敬仰，並且發揚光大。

五

史懷哲一八七五年出生於德國，五歲學琴，七歲彈聖詩自己配音，八歲彈大風琴，九歲擔任風琴師，靠彈琴賺學費唸中學，進大學修哲學和神學，廿四歲得哲學博士，廿五歲得神學博士，廿八歲當神學院院長。他才華出眾，成就不凡，在音樂方面是演奏巴哈作品的專家，並有著作，又精於風琴的製造和修理；在哲學方面著有《文明的哲學》等書；在神學方面除《耶穌生平的研究》一書之外，論述亦多。他在學生時代便立志，卅歲以前研究科學和藝術，卅歲以後獻身社會造

福人類。他覺得自己生活舒適，但周圍有人貧病憂苦，很不公平，應該盡一己的力量服務人群，先打算收養孤兒，但未如願，後來想收留流浪漢和出獄的囚犯，逐家去拜訪他們，設法援助，又騎腳踏車定期探訪貧窮人家，送賑濟品和募來的救濟金，可是個人行動成果有限。他廿九歲那年，看到一本傳教雜誌，得知非洲剛果需要幫忙，便辭去神學院院長的職位，立志學醫，準備到非洲對那些被白人欺負遺棄的黑人提供醫療服務，親戚朋友都不贊成而苦勸他、笑他、責備他，說他枉費才華，像一個將軍學小兵拿槍上火線，說他演講籌措醫藥比直接去工作還有功效。可是他寧可親身投入，本著基督的愛，一九一三年畢業後，毅然排除萬難到非洲，在簡陋的雞棚下露天看病，後來才添了幾間簡單的竹屋。第一次大戰時被法國俘虜四個月，戰後換俘回德國，他當牧師兼醫生，到處開演奏會並演講募款。一九二四年返非洲，上午看病，下午修建房子，做了四十張病床。一九二九年添建新醫院，共四百床，設備完善，有三個醫生、六個護士。他除了傳教治病，也推行教育，教土人耕種，仲裁糾紛，改善風俗，使當地非洲人文明了許多。他具有耶穌一般博愛的胸懷，尊重生命，推崇人道，並且以身作則，拋棄世間的聲名財富，服務人類至死不渝，贏得「非洲之父」的尊稱，留下了仁愛的楷模。

夏威夷痲瘋病人的守護神戴彌安 (Father Damien)，一

八四〇年出生於比利時，一八六四年奉派來檀香山並受封為神父，那時正值痲瘋病大流行，無藥可治，患者多眼鼻手脚畸形，外貌恐怖，而且容易傳染，遂被隔離放逐於Molokai島削壁下與外界隔絕的小半島Kalaupapa，任由自生自滅。一八七三年他一本仁心自告奮勇，去跟那些土著和華日葡裔患者生活在一起，替他們代言，爭取福利，建村莊，修教堂，主持婚喪諸事，負起教化的任務，關心他們的病痛，治療他們的創傷，拯救他們的靈魂，一八八九年感染痲瘋病死於疫區。他把十六年寶貴的生命，獻給了痲瘋病患者，為人道奉上馨香的祭禮，他的義舉感動了多少人為之出錢出力，導致痲瘋病得以醫治。普魯士名將Von Moltke讚嘆地說，他從未見過火線上的戰士比戴神父更英勇；印度聖雄甘地亦稱許他為稀世的英雄。筆者常去Kalaupapa服務，踏其足跡，緬懷其餘澤猶在。

這種人類愛的善舉，古今內外各行各業，皆有範例，形式雖異，而精神則一。以台灣而言，早期來台的傳教士：巴克禮牧師、馬偕牧師、蘭大衛醫師等人，都是很好的例子；近代謝緯牧師獻身於貧苦大眾的醫療而殉職，野柳林添楨捨己救溺等，亦屬英雄行徑。至於「捨生取義」的「仁聖」吳鳳，較之前述的人物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可惜全係捏造。

六

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，一九八四年創辦《自由時代週刊》，揭發國民黨的暴行惡跡；一九八六年發起「五一九綠色運動」，軋破戒嚴令，因而入獄八個月；一九八七年與同志發動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」，喚醒噤寒的人心；同年四月十八日公開主張台灣獨立，對台灣的前途，發出當頭棒喝的呼籲；一九八八年協力組織「台灣新國家改造運動」，為建國奔波；同年十二月刊載許世楷的〈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〉，向國民黨政府的體制挑戰，而被國民黨以叛亂罪提訊，結果頑抗不屈，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自焚而死。他的自焚是對言論自由做最沉痛的訴求，對獨立建國做最殷切的死諫，對惡法亂政做最嚴肅的抗議，對民族苦難做最負重的承擔，壯烈如此！

他一心愛台灣，訣絕了天倫的牽繫，放棄了人世的享樂，斷送了自己的才華，具有史懷哲的胸懷；他膽敢向強暴的國民黨挑戰，突破諸多禁忌，公開倡言獨立，為台灣的前途立千秋之業，膽識之高，可以與甘地及金恩並駕其驅；他不懼權威，不怕迫害，指斥當局的腐敗與不義，爭取天賦的人權與自由，其正義之聲直追馬丁路德；他以民主自由為重，以效忠臣服為輕，愛國的理念遠勝文天祥；最後視死如歸，慷慨激昂不輸荊軻，而他集所有勇氣的特質於一身，不僅是台灣史上第一人，實已超越古今內外之勇者，臻於勇氣的最高

境界，也證實了他自己的名言「台灣人不怕死」。樹立了超越死亡的「台灣魂」，從此台灣人「怕死」的劣根性或將成爲歷史名詞，隨後詹益樺亦抱定同樣的理念而自焚，「台灣魂」已然獲得印證！

總括而言，我們景仰英勇人物，旨在效法其理想、胸襟、膽識和勇氣，各人天份與處境不同，在各崗位上可以而且應該盡一己之力，隨時隨地奉獻出來，不必等待且依賴不世出的偉人，不要以爲英雄生就三頭六臂異於常人，其實英雄行徑人人有份，君不見？鄭南榕出身作息與吾人同，平凡如你我，卓然而成民族英雄，便是最好的例子，所謂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！」，不以事大而裹足，不以事小而不爲，然後衆志成城，全民皆勇，國家民族，前途不可限量！

一九八九年十月 檀香山